



上午十时四十五分开会

议程项目 22 (续)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

主席：在我们继续讨论议程项目 27 以前，我有两件事要请大会注意。

其中一件是我收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信，信里说：

“阁下，

“根据我个别的政府的指示，我们荣幸地请求大会将对于安理会报告有关美国第二次否决越南南方共和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辩论从第三十届会议的议程中删除并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议程，作为优先项目。

“请阁下接纳我们极高的敬意。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签名) 丁伯诗大使

越南民主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签名) 阮文毓大使

根据这封信，我可不可以认为大会决定把 A/10273 号文件所载的安全理事会特别报告延后到第三十一届会议作为优先事项审议？

就这样决定。

## 议程项目 17

## 选举国际法院五个法官

主席：另外一件是有关选举国际法庭五个法官的候选人名单的问题。

各位代表都知道，大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举行选举，以补将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发生的空缺，届时下列各法官的任期届满：曼弗雷德·拉克斯先生、富尔德·阿蒙先生、塞萨尔·本格松先生、施拖尔·佩特伦先生和查尔斯·奥尼耶亚马先生。

已经发给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选举的文件里有一份各国团体提名的候举人名单，在 A/10182-S/11802 和 Add.1 至 10 号文件内。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五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提名时间内被提名的候选人名单载在 A/10182-S/11802 号文件内。关于名单上所列各候选人的其他资料载在 Add.1 至 10 内，包括退出提名的三个候选人和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以后收到的一项提名。

由于原来发出的 A/10182-S/11802 和 Add.1 至 10 号文件里的候选人名单有许多更动，有些会员国表示，大会最好能在选举时有一份最新的综合候选人名单，将对这项选举很有帮助。因此我提议要求秘书处重新印一份新的候选人名单来代替 A/10182-S/11802 号文件，反映原名单发出后所有的一切更动，以便利所有代表进行选举。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大会同意这个提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愿借这个机会向大会报告，经过和各区域集团主席商量之后，这五个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将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举行。

## 议程项目 27 (续)

## 巴勒斯坦问题 (A/L.768)

主席：我必须向大会报告有关这个讨论所产生的困难。

昨天下午五时报名截止的时候，有五十九位代表报名参加辩论。上午最多只能有六个，下午只能有八个代表讲话。为了使更多代表有机会讲话，今天晚上已经排定开会。为了在分配的审议时间内完成这项目的讨论，我可能不得不安排更多的夜间会议，也可能在星期六也开会。

我们的时间不够。我们不能继续延长我们的辩论，因为我们只剩六个星期。我恳求所有报名的代表们确定他们的发言次序，以便我能清楚地向大会报告如何进行审议这个议程项目。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些代表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报名，在三个不同的会议上发言。我没有办法这样安排辩论，因此我请求各位代表在今天确实决定是要在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明天上午、明天下午或是星期五发言。

有一个决议草案已由 A/L.768 号文件分发。关于此点，并为此我们的会议顺利进行，我提议对本项目提出决议草案的时限，即在明天星期四正午十二时。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我以明天正午十二时为提出决议草案截止时间？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愿再作一个建议。关于发言，除非我们被迫这样做，我们将不限制时间。不过，我以个人立场向代表们建议，希望他们接受发言不超过三十分钟。我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我发现去年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发言，除了主要当事方面以外，发言的时间平均为二十到二十二分钟。今年我们已经超过了这个平均数，所以我以同事的立场希望各位在发言的时候记住这个建议。

达米丁道吉先生（蒙古）：大家都知道，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问题的各种不同意义范围内，在联合国大会各届会议中，讨论了差不多三十年。我们应该向大会表示敬意，为了它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时，为提供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回到自己家乡并在自己的领土上重新建立他们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权利的全力支持作出了明确的贡献。

我们都记得，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3236(XXIX)号决议，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不受外力干涉和享有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不可剥夺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重回家乡恢复财产的不可剥夺权利。

本组织既已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与大会会议的工作，并赋予它在联合国常驻观察员的身分，就是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事实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统一体，有效地领导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为了恢复他们被以色列篡夺者所蹂躏的合法权利所作的正义斗争。

上述决议承认

“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恢复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使用一切办法来恢复他们的权利”。（第3236(XXIX)号决议，第5段）

所有想把巴勒斯坦问题缩小成难民问题的企图都被击败了。这个问题已经广泛地被认为是中东冲突里的一个渊源很深的政治问题之一。

这是巴勒斯坦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国家全力支持下所争得的重大胜利。

我国代表团对于大会本届会议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极为重视。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不同社会与经济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存原则的加强巩固、以及各国间互信的增长，是促进积极解决中东危机的有利条件。

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将毫无疑问地对旨在公平解决中东问题并为这地区谋求公正

持久和平的努力有所贡献。

就是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我们很遗憾地注意到，大会上届会议关于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巴勒斯坦难民回乡定居并恢复财产的决议，至今仍只是一纸空文。决议所以未被执行，是由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从中作梗。

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以色列于几次侵略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它顽固拒绝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按照其民族愿望实现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和它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都是该地区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不把这一切认为是侵略的延续。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并不就意指承认其侵略政策或与其侵略政策妥协。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不移的。中东问题必须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联合国大会的建议来解决，毫无例外地照顾到该地区所有民族的利益，并以以色列军队从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出，并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实现其合法的民族权利，包括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为基础。

今天的现实清楚地表示，如果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便无法解决中东问题。而且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没被实现，也无法解决中东问题。中东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和其他有关方面同等的地位和同样的权利参与解决。然而，以色列当局仍然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阻碍着所有可以导致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合法权利的任何建设性步骤。

以色列当局，在世界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和保护下，正在对住在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以及那些被迫离开了自己家乡的阿拉伯人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种政策受到全世界舆论的严厉指责，本届联合国大会的工作上反映出来。

今年八月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一项有关中东问题和被占领阿拉伯领土问题的决议。会议重申

“全面、有效地支持各对抗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为恢复一切被占领领土与被夺取的权利而进行的合法斗争”。（A/10217，附件一，第11页）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个斗争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部分。

总结起来，我们要强调联合国在全面政治解决中东问题上的任务。安全理事会应该依靠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解放运动的不断增长的团结和支持，作出必要的努力，来执行它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

中东的主要问题必须在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范围内通过和平谈判获得解决。就这一点来说，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现在正是重开由所有有关各方参与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的时候。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巴勒斯坦问题将仍旧在联合国的掌管之中。简单地说，那是一个被外来移殖民蛮横强暴地赶出故乡的民族的悲剧。被逐出的结果是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着三个极坏的可能性中选择一条的局面：在前景凄凉的肮脏的难民营里过日子，向占领下的蛮横强暴屈服，或散居国外的极端痛苦。实际做起来，这三种可能性当中没有一条路能削弱巴勒斯坦人民达成实行自决并在故乡独立的崇高愿望的决心。时间的过去并没替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说的巴勒斯坦是无人居住的土地的荒谬说法提供任何合法性，也并没有把巴勒斯坦人民回故乡的意志侵蚀。在某一段时期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欺骗的国际社会已经认清，在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未被承认以前，中东的和平将永远象沙漠中的蜃景，难以捉摸。凄惨的难民营生活的艰难痛苦，巴勒斯坦人民坚

持自决的决心，加强到连那些犹豫勉强的人现在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独立是不能避免的。散居国外的创伤和痛苦表现出，被连根拔起驱散了的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坚决渴望回还故乡。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区，武力占领的实际压迫和殖民政策的精神负担，已激起对犹太复国主义压迫的蔑视和反抗。这样，巴勒斯坦人民虽然在肉体上被野蛮地驱逐分散，却在一致要求回乡达成自决独立这一点上找到了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尽管有些人离得很远，却只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建国的合法权利与犹太复国主义斗争。以色列不能永远以巴勒斯坦人民可以寄养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那种荒谬论点为借口。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在他们的土地上住了好几千年，解决的途径并不来自外面，而只能来自他们自己的故乡；不是他们所拒绝的同化到其他阿拉伯国家，而是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远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驱散计划以前，他们早就住在巴勒斯坦了。当犹太人在俄国亚力山大在俄国被暗杀的结果遭受迫害时，他们欢迎了犹太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腾出地方来给这些被迫害者，没想到这些被迫害者有一天会迫害他们。他们对那些计划把他们赶出家园的人表示人道和慷慨。总而言之，尽管他们受过不少折磨和痛苦，他们一直维持高尚的道义，他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也从未被任何次要或暂时的考虑所削弱。

巴勒斯坦人民并不是突然间从意外地带冒出来的。他们不是没有来源的。他们是一个民族，早就是，也将永远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拥有构成一个民族的条件。他们的历史并不自那臭名昭著的，把他们的土地许诺给外国人的一九一七年贝尔福宣言时开始，也并不是从国际联盟把巴勒斯坦委任给可耻的英国人管理开始。他们长时期地为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创伤而受苦，却从未松弛他们要克服困难的决心。大会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第181(II)号决议是强加在这永远长存、生动活跃的民族身上的一连串邪恶不正的最高峰。联合国没有权利，也没有任何命令去违反一个民族自己的意志把它们分割。联合国以自己的行为侮辱并违背它自己的宪章。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个为保障正义维持和平而设立的机构嘲弄了它本身所赖以

成立的基础。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将永远留在被压迫民族的心中，作为邪恶不公正的象征，并对那些希望从联合国得到公平正义的人们提供一个生动的教训。巴勒斯坦代表能够不带着深仇积怨而以迅速恢复愉快的心情和希望，在联合国陈述他们的案件，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多么可敬地不计较联合国在过去给他们的痛苦经验，这是他们的光荣。尽管有那个残酷的分治决议，巴勒斯坦人民对国际社会并没有失去信心。这几年来，他们从没放弃执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第194(Ⅲ)号决议的希望，它规定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原籍，以及对那些不愿回籍的人给予赔偿。从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到最近几年，这个决议一直是每届大会讨论的题目。以执行决议为条件才得加入联合国的以色列，透过诡计和虚伪，成功地使国际社会的意愿无效。联合国不但没在执行自己的第194(Ⅲ)号决议上表示力量和决心，反而向以色列的战术屈服，迫使巴勒斯坦人民忍受难民营生活的可怕命运。

就是这样，慈善事业取代了遣送回籍，救济取代了赔偿。联合国，因为自己不能主持正义，已习惯于伸手求人施舍。巴勒斯坦人民是有创造力、有智慧、有自尊的民族。他们嘲笑过去反常的决定，坚定决心要以他们的苦活劳作、战斗精神和牺牲来矫正那些过去的过错。他们当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在自决独立这神圣原则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实现他们高贵的目标，他们不怕流血。他们将不断战斗，直到达成他们自决和独立的愿望。他们并不怨恨任何人。他们不是战争贩子，而是伸张正义的人。他们并不对联合国表示敌意，尽管他们有辛酸的经验，他们仍到联合国来，希望透过它得到公道。为了更好的将来，他们深入每一个角落，探求消除过去深刻和痛苦的绝望。

联合国大会去年通过了第3236(XXIX)号决议，除了其他的事项，强调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个决议并未被执行。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对联合国决议的违反，它在联合国组织里存在的理由就是要阻止国际社会的意志，它对联合国决议唯一的反应是蔑视。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决定几乎没有例外地予以破坏或违反，它并不是一个愿意自动服从这个国际最高组织命令的国家。

科威特代表团认为克服以色列那种顽固不化的态度的时机已到。这个不能靠空口呼吁，而必须靠强烈行动才能做到。科威特代表团主张设立一个委员会，由联合国一些会员国组成，来执行有关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决和回到他们被迫驱逐离散的故乡并恢复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委员会成立后，以色列便不会有什么策划阴谋的余地了。

如果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不执行第3236(XXIX)号决议，特别是第1和2段，这个委员会便必须规定一个执行计划，记住宪章赋予联合国各重要机关的权力。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坚持不理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就应该对它采取某些惩罚性措施。以色列不能继续漠视联合国决议，而又同时享受它不断蔑视其宪章、原则、宗旨和决议的机关的会员身分。

以色列参加联合国和它的侮慢行为之间有不断的矛盾存在。透过它对联合国、对其宪章及其决定所表示的轻视，证明以色列属于一个没有正义、没有宪章、没有法律的世界，一个只讲暴力，不讲理智的世界。

以色列不能继续蔑视联合国决议而不受惩罚。我们相信大会应该对以色列采取强烈措施，使它遵守联合国决议。世界不耐它的拖延，厌倦它的借口，不信它的荒谬辩解，不愿听虚伪的双重标准的论据。

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已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不结盟集团中的正式成员资格。国际社会八十多个国家赞成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承认一个可不否认的事实，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真正代表着一个有权行使其不容置疑的自决独立权利的民族。不结盟集团的八十多个国家，加上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它是实际局势的具体表现。而且，除了以色列之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在中东问题的任何最后和持久的解决中，对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有主权权利。不结盟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主权权利的承认，确实是中东实际局势的真实写照。

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积极参与便无法达成和平。除非重申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和主权权利，就无法得到和平。除非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被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同意建立和平的条件，就无法达成和平。我们将每年将继续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直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再散居各地受苦，正义行于人间。

以色列必须了解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祖国和主权权利的重要意义。它必须认清前途的预兆。同样地，它应该向葡萄牙学点。葡萄牙直到最近还在狂妄高喊什么海外葡萄牙那种荒谬说法。否则，中东的仇恨将继续占领所有牧人和牧群的心。

中东局势不但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且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国际安全。在巴勒斯坦人民未能纠正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强加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错误以前，世界和平将仍旧是个无法达到的目标。为求中东稳定而作部分和暂时安排的任何努力，只要是处理问题的细节而忽略其根本，就没有用。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才是问题的关键，其余都是枝节。

在问题获得正确公平的根本解决以前，中东的局势将一直处于混乱中，时战时停。而问题的渊源起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把巴勒斯坦人民从他们祖传的土地逐出，占领了他们的家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巴勒斯坦殖民地化，剥夺合法拥有这块土地的本地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让我就此重述科威特外交部长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在联合国大会所讲的话。他说：

“中东将不会实现和平，只要继续不让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宪章及一九四八年以来通过的无数决议中珍视的最基本权利。最近的大会决议是第3236 (XXIX)号，其中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让与的人权和民族权利。

“同样地，中东将不会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除非充分尊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在若干决议中阐明的原则。实际上，这原则是宪章的基础，它强调不容许以武力获得领土，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我希望强调一

个不能稳瞒的事实：除非以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让与的人权与民族权利的方式来矫正那侵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原始罪恶，否则中东不会有公正持久的和平。”（第二三六八次会议，英文本第 61 页）

以色列应该从这儿得到教训。在我们当中，仔细观察那所谓逐步解决办法的人都很清楚，这些由一个还没认清与巴勒斯坦人民基本权利有关的重要现实的国家所倡议的努力，终将失败。以我看来，基辛格先生时常到中东往来奔波，无异于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另一方面，几乎历史上空前不能了解现实的以色列，应该了解，在它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主权和独立的权利以前，它将继续活在危险和恐吓中。在我们这个地区的继续流血，完全是以色列造成的。由于它坚拒面对现实局势，以色列已经搞得国际社会无法再忍耐了。以色列已经被某些大国支持庇护到削弱了联合国决议和命令的力量的程度。国际社会决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早就应该对以色列执行强制惩罚措施了。不能再有半心半意敷衍塞责的态度。宽容和忍耐越过一定限度以后便是罪恶。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傲慢和不妥协已经表现了不应有的耐性了。

科威特以其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的记录为荣。我们认为他们，也只有他们能够造成基于正义的和平，或者造成混乱。如果他们合法的权利得到承认，他们将辛勤地为和平努力。任何和谈如果没有他们参加，就不会有结果。科威特反对忽略他们的基本权利的任何安排。连那些未入门的、不关心的、不很愿意的、甚至支持以色列的人，都承认要想有任何持久和平，都不能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权利。任何防止未来冲突的努力都将无效，除非巴勒斯坦人民参与这种努力。而除非他们合法而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被承认，就不会有这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威特彻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达成他们民族愿望的斗争。我们相信他们的斗争和联合国宪章是相吻合的。他们为铭记在宪章里的高贵宗旨和目标而奋斗，宪章禁止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自决权的否定。在他们重返祖国的

斗争中，他们并没违背联合国宪章：正相反地，他们赋予宪章条文意义和力量。因此，我们把他们的斗争看作是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加强宪章的力量。他们的斗争是值得国际社会支持的，因为他们进行斗争，主要是为了执行联合国决议并发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因此他们的民族斗争和我们尊敬与遵守宪章的集体努力是一致的。我认为宪章已经透过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一个巩固它的原则的战争。我们应该脱帽向为我们作战的巴勒斯坦人民致敬。

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的重点不是认可那种应让巴勒斯坦人民在可耻的难民营里憔悴受苦的说法。巴勒斯坦人民勇敢地响应了这个号召。他们已经高举了正义的火炬。他们不怕死，不怕伤，不怕轰炸，不怕残缺。他们向自由的进军是得到联合国宪章和公正的国家的鼓励的。他们将获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就象他们的祖先打败昔年入侵的敌人而获胜一样。

迈丹尼先生（苏丹）：阿拉伯人民一向是侵略的受害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向是侵略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充满着犯罪和阴谋，它成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堡垒。难怪在巴勒斯坦问题历史上各阶段，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的代表的以色列国和非洲南部的各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建立了这种有组织的联系。这种联系开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的贝尔福宣言，经过欧洲犹太人移民定居的一切阴谋，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大会第181(II)号决议时达到最高峰。这个决议是联合国的污点，因为它在这个决议里，赋给自己把一个居住几千年的民族的土地分割，并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篡夺那片土地的权利。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公正的决议。联合国在这个决议中不顾它自己的原则和它自己的宪章，漠视了殖民地人民有自决权利的原则而强把他们分割。

有耐性的爱好和平的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类似纳粹及其同路人在欧洲所犯的罪行的痛苦，付出很高的代价，也就是他们的土地和人民。这个决议是由犹太复国

主义者计划的，因为这个念头最早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赫覬尔想出来，由罗思柴尔德采用，由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执行的。那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愿望交织在一起的阴谋。犹太复国主义得心应手，以色列也就成为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最起码的和平生活的权利。他们世代住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土地被剥夺，人民丧失了家园。从异乡移民来的种族歧视主义篡夺者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说这样做在历史上说来是公正的。很不幸地，许多人相信了他们的话，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自卫和保护的手段，甚至供给他们占领别人领土的武器。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是文明、民主和中东进步的使者，完全忘记了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悠久的文明。他们希望这些巴勒斯坦人民，在联合国的扶养下过孤儿般的生活，由联合国提供配给物，救济无家的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继续这么做，并且相信这样就结束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宣称根本没有巴勒斯坦人民存在，而且否认巴勒斯坦问题本身的存在。

昨天以色列代表再度蔑视了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联合国决议。它说各国代表们不够警惕，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以色列的命令，他还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责任应由阿拉伯人来负。以色列把它在纳粹主义手下遭受的一切痛苦统统加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企图使巴勒斯坦人屈服并从历史上消名匿迹。它逮捕了数千青年并在妇孺身上实行恐怖主义。

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特色是他们的生存能力。因此，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产生了巴勒斯坦革命是毫不足怪的。全世界在联合国第3236(XXIX)号决议中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接着在第3237(XXIX)号决议中给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地位。这是巴勒斯坦革命运动在所有国际和区域性会议上一连串成功的结果。这些胜利的开始是一九六四年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回到祖国土地上的权利在内。接着便是一九七〇年在卢萨卡的会议，最后是一九七四年在阿尔及尔的会议。参加阿尔及尔的会议的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

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非洲也透过其各个会议表示他们的承认，回教国家也在其会议上表示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尽管有以色列和它的各盟国，这一切还是发生了。这就证实了巴勒斯坦运动的正确和最后胜利，也再次证明了拖延和诉诸武力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并没用处。在柬埔寨、越南、莫桑比克、佛得角和普林西比所发生的事也证实这种政策的最终失败和胜利总归人民的事实。

由获得全世界承认并在世界各地设办公处所表现出来的巴勒斯坦革命的继续成功，对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使它变得象患了瘵病一样，例如在其占领区殴打无辜人民、大行恐怖政策和逮捕人民。在这整个时期，巴勒斯坦人民表现了他们的勇气和耐性，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运动的正义有充分信心。犹太复国主义者曾从海、陆、空攻击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对他们抵抗的巴勒斯坦人民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勇气和乐于牺牲他们青春的意愿。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认为完全消灭难民营和乡村中的巴勒斯坦人民，就可以结束巴勒斯坦问题。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并没学到它的盟国在越南和柬埔寨所得到的教训，也没有学到人民并不是可以靠武力或恐怖政策压服的这个教训。它每天都在向全世界暴露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所行的政策和它的益显孤单。在利马和坎帕拉两个会议的决议增进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胜利和正义事业，并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及其政策。这个种族主义政权从阿拉伯国家未能达到其孤立以色列的愿望的事实来判断这些决议。它根据下面两个理由中的一个漠视了这些会议：或者以色列找到了鼓励它漠视联合国许多决议的美国在武器和金钱上的支持，或者它已经成为惯犯。请让我提一提几个星期前新闻机构从本组织的走廊中透露出来的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报道，重申其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合法权利，对联合国各会员国大有影响。在通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歧视的手段的决议时，就明白看透了它的行为。它确实危险，因为它利用神圣的宗教为恐怖主义目的服务，并根据种族和阶级把人分类，实际上三大宗教都主张人类相亲相爱。宗教主张和平和维护人类尊严，以色列却带来战争，占领别人家园，并且亵渎圣地。

犹太复国主义甚至比种族隔离主义等所有各种种族主义更危险，因为它不但考虑到皮肤颜色，且考虑到宗教信仰。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墨守他们自己的原则和理论，就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知识上和信仰上的帝国主义。因此他们的代表说黎巴嫩的一百万基督教徒将被该国的回教徒歼灭。他讲这些话毫不尊重听众的理智，就好象我们是生活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就象是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之间有一种宗教性冲突，事实上是犹太人在用阴谋对付回教徒。然后他们在文明已经存在了许多年许多世纪的地方宣称自己是进步和文明的先驱。

以色列又自称是黎巴嫩的保护者，然而以色列国没有一天不去攻击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我们都明白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什么。以色列很不高兴看到黎巴嫩的回教徒和基督教徒和平共处。它也不高兴看到黎巴嫩是一个成功的非宗教国家，因为它的成功是无视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国家孤立主义理论的。

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去年说过，建立一个非宗教国家是该地区的一种理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卡杜米先生响应这句话，说这将是现正存在于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很好的代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支持国家权力建立他所要的这种非宗教的民主国家。这就是大会已经承认其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并已给予观察员地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提的积极的解决办法。我们欢迎联合国为了纠正早先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情况下由某些国家提出的决议中的不公道而通过的决议。既然联合国有助于造成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也有责任把土地还给巴勒斯坦人民并允许他们按照他们的正当权利行使他们的自决权。这些权利只有当联合国大会贯彻执行其决议时才能获得保护。

因此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贯彻执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这个委员会必须有广大权能来执行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和那个人民回乡并恢复财产的各项联合国决议。我们认为当犹太复国主义享有特权时，是无法做到

这一点的；因此应该成立一个类似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那样的委员会，制止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行为和活动。在过去的半世纪，那个政权靠犹太自卫军或斯特恩党等恐怖分子团体自由地展开其侵略行为。同时也让它使用压力，鼓励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并帮助犹太人移民到该国。因此，以色列的存在就是靠移民，因此它干涉他国的内政，向犹太人施压力，怂恿他们去以色列。

那些被怂恿到以色列去的犹太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所要追求的。东方的犹太人在以色列是二级公民，犹太复国主义的罪恶也就在此。

以色列应该纠正它自己的反闪族政策，而不要指责阿拉伯人是反闪族的。阿拉伯人的祖先也是闪族人。我们从新闻报道得悉，那些受犹太复国主义者怂恿从东欧移民去以色列的人后来为了要离开以色列设法变成基督教徒，改信基督教。很多被邀请去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当以色列的阴谋诡计在世人面前被揭穿时，拒绝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移民计划因此受了大的挫折。这件事使得由于今日的犹太青年已经明白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有所不同这个事实而生气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加生气。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犹太教。

非宗教的巴勒斯坦民主国反对这一切，提倡基督教徒、回教徒和犹太教徒大家和平共存，具有平等权利。非宗教的巴勒斯坦国不准移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国家。我们苏丹相信这一点。尼迈里总统曾经呼吁受犹太复国主义者怂恿离开苏丹的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苏丹，说他将帮助他们，并将归还他们所有的财产。

苏丹外交部长九月三十日在这个大会演讲时说过，一年前虽有美国的态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还是来到此地。美国不能不向本组织的正义感低头。就象外交部长所说：

“去年使巴勒斯坦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表决只不过是进一步迈向肯定巴勒斯坦实体的开始。”（第二三六八次会议，英文本第 83-85 页）

那的确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合法代表依照其人民的真正意愿在谋求和平的努力上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没有巴勒斯坦就没有和平！没有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充分参加，就不能实现和平。联合国及其大会有责任为和平铺路，让巴勒斯坦代表在达成和平的努力上发挥其充分作用。现在巴勒斯坦人民已经透过他们的合法领袖重申他们希望有根据正义的和平，其后就该由去年承认那些领袖的合法性的联合国去执行其关于在何时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决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团长在本届大会已清楚地说过：

“在该地区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和平。不完全承认并且最后实现我们人民的权利就没有正义。我们也要宣告，任何国际会议如不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或在它缺席时，都无权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同样地，我们宣告：我们拒绝漠视我们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的任何决议。我们宣告：我们拒绝参加其职权范围以这种不可接受的决议为基础的任何会议。同时，我们欢迎以联合国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为基础的任何国际努力。”（第二三九〇次会议，英文本第13页）

我们也在此地听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的呼吁，说联合国大会应该努力帮助我们高举和平的橄榄枝。战争从巴勒斯坦开始，和平也必须从巴勒斯坦开始。我国深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责任尽其所能，以保障和平的橄榄枝不会从巴勒斯坦革命战士的手中掉下来。

贾帕尔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在去年十一月详细地说明了我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和态度。这个问题在时间上可以上溯到印度民族独立斗争的早期。当时按照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权，巴勒斯坦是在英国的管辖之下。那时候巴勒斯坦的独立斗争被认为是全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世界性的民族主义现象是基于历来公认的原则，该原则主张统治权归于人民，认为外来的统治者只

是被委托掌握那个主权，直到它转移给这块土地上的儿女手中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非殖民化的过程绝不是一致的。不同的殖民统治地区，经由各种和平的与非和平的手段达到独立。直到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时，非殖民化的过程才由联合国以明确词句加以规定。一个重要的成果是重新肯定了联合国宪章的人民自决的原则。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成果是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

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是载诸史籍的。由于巴鲁迪大使渊博的学识与耐心的讲解，我们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不但知道它的近代历史，而且也明了它的古代渊源。可是巴勒斯坦分割的后果仍然存在，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中东和平的根本所在的问题。这个地区许多激烈的冲突都导源于巴勒斯坦问题，而且牵涉各大国甚深，每一回合的新敌对行动都给世界和平带来新的危险。

问题的关键在于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不论是在联合国的范围之内或之外达成的中东和平解决办法，如果不载有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公正解决，都不会是可行的或持久的。联合国对这个问题要负特别责任，因为正是联合国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的决定无意中造成了这个问题。

我们记得那时候，人类的良知因有些欧洲国家意图消灭其国民中的犹太分子的方式而极感义愤，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世界战争。战后，联合国分割了巴勒斯坦，创造了以色列，这样的做法又引起了另一场战争，其结果使得几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他们的家园、财产、土地，甚至他们原籍所在的国家。他们向邻近国家逃亡的事实同样地激起了人类良知的义愤，尤其是迫使他们逃亡的人，本身曾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在过去的二十七年中，联合国除了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当作难民看待之外，只是袖手旁观，一无所为。我们印度人了解并且同情这些难民的困苦，因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印度一直是一个收容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难民的地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情形和永久的难民的情形当然是不同的。他们有权要求联合国纠正他

们在自己的祖国所蒙受的冤屈与不平。现在他们带着橄榄枝来到联合国，因为这儿是不用枪的。他们和平地来到我们这里，要求联合国用它的巨大权威和力量来恢复他们的民族权利。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良好健康的发展。它象征着从暴力途径转向非暴力及谈判途径的愿望。联合国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中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地位以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这实在是件好事。如果要减少仇恨与暴力，联合国就必须不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联合国寄予的信赖。因此联合国实在应该通过能够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带来希望的决定，要不然就是残酷无情。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现在所追求的是一个合理的期望，要在可预见的将来在正义与和平的范围内恢复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宪章载着可以满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要求的一切必要程序。要向他们表明的只是联合国会员国的集体意愿——实际上也就是一致的意愿：认真地负起责任来，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问题谋求有意义的解决办法。难道我们能够站在一旁，观望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遭受象三十五到四十年前欧洲犹太人被逐出欧洲那样的待遇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样有权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居住，就象他们往常那样。联合国首先应该清除以色列侵略和占领阿拉伯土地及领土的后果，使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能够光荣而有尊严地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这当然不得有损于所有中东现存的国家的安全。

这是联合国未完成的任务之一，这个任务是由联合国造成的，为了和平的利益，联合国必须完成它。我们不能为了纠正一个错误而去犯另一个错误。我们绝不能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全无框架范围的情况下回到他们的难民营中去。这种框架不管是多么暂时性的，将会成为追求以和平途径在合理时间内恢复他们的民族权利的步骤的开端。

我设想的不仅是一个框架，而是一个机构，也许不只一个机构，不但会显露出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愿望的全貌，而且也要在灵活的现实主义范围内配合调和这些愿望。所有会员国都应该以这种深切的责任感来考虑这个问题，贡献出他们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来助成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联合国必须愈来愈关注这个问题。这绝不是阿拉伯专有的问题。这一直是联合国的问题。我们造成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它。

塞梅加·詹内赫先生（冈比亚）：卷入中东危机的所有各方都时常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形成这个危机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很现实地承认，在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得到公平永久的解决之前，这个为战事摧残的地区是不会出现公正持久的和平的。

巴勒斯坦人民被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处心积虑地挤出他们的家园，已将近三十年了，当时以色列的宣传工具把他们描写成应该从国际生活中驱逐出去的一群破坏分子和杀人犯。

有一个杰出的美国人曾经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深信为了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利益，现在以色列应该面对这个难咽的事实，就是整个国际社会再也不会接受刚才我们谈到的那种宣传。

冈比亚政府一向支持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在这项决议中，以色列获得了安全及公认边界的保证。我们继续支持这项决议，因为我们相信它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并不冲突的。因此我们提请以色列尊重联合国以往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切决议。

我要以两百年前当美国为了独立正在与英国人民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一个高贵的英国人在上议院的名言来结束我的发言。这位贵族以绝对的真理和正义对他国民的声明，对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可永远作为戒律。我所说的英国贵族就是查塔姆勋爵，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在上议院说过如下的话：

“各位大人，我不能，也不会参加庆祝不幸与耻辱。各位大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不容我们耽搁。粉饰太平是不能将我们从这狂暴可怕的危险中营救出来的……”

“各位大人，你们不可能，你们决不可能征服美国。你们在那儿的现状怎样呢？最糟的情况你们虽不知道，但你们总知道在三次战役中，我们一无所获，而牺牲惨重。你们虽然可以增加开支，遍及德国各处兵站；但你们的企图终将落空而行不通；实际上你们所依赖的雇佣援军更是如此。因为这样做等于是要以雇佣的强盗劫匪之徒来战胜你们的对手，以其身家财物听由雇佣军蹂躏摧残，这样必定会激起他们不可遏制的忿恨……”

“如果我是美国人——如我之为英国人——只要还有外国军队留在我的国家，我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决不，决不。”

这段话对巴勒斯坦人也是适用的。

芬奇先生（意大利）：作为担任欧洲共同体的主席国的代表，我能够代表它的九个成员国发言，我希望说明我们对于这个一直困扰着大会的重要问题的看法。我们的共同体关切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会感到惊奇的，因为事实上，巴勒斯坦问题正影响着——一个邻近我们的地区，在历史的过程中，基于明显的互助要求，我们和这个地区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加之，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解决中东危机的核心问题。

此外，显然而且不可否认的，过去几年来巴勒斯坦的局势对于谋求中东和平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各个国际论坛上，特别是这个论坛上的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探求全面解决冲突的办法而不在其中包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终归是行不通的。

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六日的联合声明中，共同体的成员国第一次正式宣布这个

意见，这项声明载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第 A/9288-S/11081 号文件中。共同体的成员特别继续坚持第 242 (1967) 和 338 (1973) 号决议必须执行。他们一向非常支持这两项决议。同样地，他们一直相信巴勒斯坦问题是解决中东问题的许多重要层面中最复杂的，因此必须特别加以注意。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立场的这些要点仍然是正确的，和整个的问题是不能分开的。

依照这种精神并根据我刚才大略说明的立场，我们这九个国家仍然准备作出贡献，探求并执行一个能够确实解决这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具有重大威胁的局势的办法。

总结起来说，欧洲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国认为，一个顾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和平解决办法，一方面必须尊重以色列在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同等的地位上安全与公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表示他们的民族认同的权利。

主席：我要对刚才这三位发言人的简短发言表示感激，这样使我能够请原定在下午的发言人发言。

在我请匈牙利代表发言之前，我要感谢他对我们的体谅，愿意在今天上午发言。

班亚斯先生（匈牙利）：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时，有些会员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也在其中——倡议要求把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并应该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以其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身分发出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为争取自由与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杰出子弟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大会的历史性演说，我们记忆犹新。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时，我们很高兴地投票赞成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 3236 (XXIX) 号和第 3237 (XXIX) 号决议。我们一直认为，由于大会的这些决议，联合国朝着终止超过四分之一世

纪以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遭受着的惊人不公正和极端痛苦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各进步国家一致主张通过这些决议，而这些决议同时也获得了各地舆论在政治上的普遍支持，这个事实清楚地显示出某些人士妄想把巴勒斯坦问题缩小为难民问题的时代确是过去了。无可争议的，尽管有连续的侵略行为、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和长期的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仍然保持他们的民族统一性，为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进行正义的民族斗争。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与其友邦、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所有怀着进步的政治与社会抱负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家在共同的立场上行动，现在和过去同样努力促进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整个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在每一次国际会议的场合都坚持我们的立场，认为只要以色列侵占阿拉伯国家领土的行为一天不停止，只要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一天不得到执行，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一天不得到承认，中东就一直会是严重紧张的温床。

考虑到这些紧张局势和世界若干其他地区正在加强缓和的过程以及加强安全和信任的措施完全背道而驰，这样一个温床的存在，对于拥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人来说，是深重关切的又一个根源。关于执行去年大会通过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充其量也只有很少的进展，这并不是联合国大会或爱好和平国家的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正如一些其他的国际问题一样，部分人士的透彻看法，受到从情感的角度出发的观点所阻碍，他们对于这些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也被冷战的偏见或者过时的战略考虑所阻挡。

我们认为，解决整个中东问题以及该地区的关键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但解决的途径惟有靠理智地分析事实，并瞻望将来的态度。没有人能否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他们祖先的领土上被集体驱逐出去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这种侵略行径居然毫不受阻地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有余，在举世注目下，迫使一群勤奋能干的人民丧失家园。他们的子女在难民营中成长，他们的学校靠国际救济金来维持，虽然这些人离开他们的家园这么远，整个社会还

是经常受到骚扰迫害。我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有义务制止这种不能忍受的情况，并强迫侵略者立刻归还它所强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我们有义务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充分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保证难民回到他们的家园，补偿他们被剥夺的财产。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按照他们的希望成为独立国家。

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匈牙利人也强调这一点，中东地区所有人民全无例外，都有权利过自由独立的生活，并享受和平以及发展的成果。我们社会主义者由于原则，反对任何以种族或宗教为借口的歧视行为，并拒绝接受“优等人”“低等人”这种类别，正如我们同样坚决地主张：没有一个人民，也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压榨一个人民和别一个国家的血汗，没有一个国家有权用武力征服并占领别一国的领土。持久的和平是永远不会在非正义、损害民族尊严以及耻辱的情况下出现的。中东和平的实现是符合整个世界大家庭的根本利益。对于那些到目前为止还不情愿支持，或者并不热心支持或根本不支持为解决中东问题以及在这个范围内，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所作的努力的国家来说，中东和平的实现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然而，在明日的中东，我们能够期望享受到的亲善友好，都是今日切实努力的成果。

我们将来的任务是从我们关于实现去年大会决议的微小进展的声明中直接产生的。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此时要再以大家都清楚明白的措辞重申这些决议的主要宣告和规定，并敦请各会员国以更大的决心努力执行。

中东的紧张局势本身就酝酿着爆发新的战争的危机，是一个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基本关系的问题，象这样的问题，按照宪章的条款，是首先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权限范围之内，这也是无可争议的。安全理事会应该迫使以色列从其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并履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的许多决议的规定。

去年大会的决议也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在所有谋求解决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的讨论上，都有合法的地位，这也是普遍接受了的事实。我相信对巴解组织给予观察员的身分以及巴解组织代表的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工作，都已有助于有用的目的。我

现在很高兴地忆及在巴解组织领袖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管机构的协助之下，巴解组织已在布达佩斯成立了它自己的代表处。

我们在大会内外一再见到有人企图抬出假的论据来转移我们对于目前审查的题目所包含的基本概念的注意力。我们并不是打算在这儿表示我们对宗教教条的看法，也不是要关心对于模糊的人类过去历史的科学研究的结果。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最好的方法和手段来保证去年大会的决议得到必要的执行，因而加速巴勒斯坦问题最终的解决，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得到自决的权利。所有那些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热烈无私的支持。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巴勒斯坦问题是我们当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今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制定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次会议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三项决议，成为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次历史性成就，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组织朝着以更现实的观点来处理巴勒斯坦和中东局势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邀请巴解组织参加大会的讨论，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承认他们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工作的主要当事人，以及对巴解组织给予观察员身分，使它能够用此身分参加大会的工作，这些决定显示，大会终于正式建立了一个主要的要素，这个要素是从前联合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构架所缺少的。

由于这三个相当于里程碑的重要决议，大会已显示出我们大家必须前进的道路与方向。回头路是没有的，凡是想要否认这些决议，想要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的权利再度提出疑问的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实际上也是危险的。

当然，对于巴勒斯坦人民达到一个国际大家庭充分承认的平等的伙伴地位，去年大会采取的决定并不是仅有的重要进展。南斯拉夫代表团要在这儿特别着重指出，利马不结盟国家会议接纳了巴解组织为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这是不结盟

国家和为了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坚强团结的新表现。

巴勒斯坦和中东的局势继续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以色列顽固地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这等于是继续它的侵略，以及不断的故意违背宪章的原则，并违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我们仍在应付以色列的不妥协政策、侵略政策与并吞政策，仍在应付着以色列拒绝遵从联合国的决定，妄想拖延阻挡大家严重关切的中东危机的解决。除非我们能够认它为紧急事项，朝着完全解决的方向，作出具体的实质的进展，否则这个地区新的军事冲突还会再度爆发，并产生不可预见到的后果。

利马会议宣言正是以实际局势的分析为基础，强调继续加强努力，以执行第3236(XXIX)号决议的必要性。惟有能够加速导向一个公正而全面的解决的步骤、行动及措施，才能助成建立持久的和平。我们坚决相信，这类行动、措施与步骤的效力，直接相当于它们促成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程度。同样地，除非在达到这些权利方面作出实质的进展，就不可能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来解决中东问题。

就是为了这些理由，第3236(XXIX)号决议构成了考虑与原则的结构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制定解决办法的审议过程都必须以它为基础。

我们要在这儿重申，只有在基于以色列从它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后占领的所有土地上撤出，以及执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合法民族权利——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的解决办法的范围内，这个地区所有人民与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存在才能获得保障。

象我们在这个辩论中这样审议谋求解决这个威胁全世界的危机的时候，在强调我们在谋求和平的政治解决中的共同责任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联合国必须扮演的责无旁贷的角色。整个国际大家庭都能够通过联合国作出贡献，我们大家的经验也都知道，所有想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审议限制在一个小圈圈内的企图，根本不

可能导致真正持久的进展。关于这个问题，利马宣言强调了不结盟国家积极参与的重要性。

由于大多数会员国敢看得更远，由于他们愿意去了解，占领了阿拉伯的领土，拒绝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在这上面是没有安全可言的，因此就有人在此地和别处企图取消这些多数国家的资格，把它们封锁起来。我在这儿要坚决驳斥这种企图。

难道还需要在此时此地提醒任何人，由于大家逐渐地明白不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就无从处理中东危机，由于过去要想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并没有丝毫成效，由于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事件，联合国愈来愈占多数的会员国都比那些想要历史停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中的冒牌现实主义者更加实际？

有些人放言高论但却绝口不提他们侵略并吞别国人民的领土，不提他们有从这些领土上撤出的明白义务，他们拒绝这样做，正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这儿没有人会被这种人的攻击吓倒的。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对联合国的侮辱，预言联合国的灭亡，并且发一些显然是为自己打算的谰言，说我们现在都陷进他们所认为的陷阱里等等。这样的说词我们现在都听惯了，不以为怪。

事实上正好相反的，因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正逐渐增加，它的责任与重要性也逐渐增加。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存在，越来越多的问题根本都无法有效地应付、处理或解决。这绝对不是衰颓堕落的迹象。我们都该记得，那些就在去年还在危言耸听，说联合国一无用处，马上就要垮掉的人，在今年的一般性辩论中却强调联合国在维护与制造中东与塞浦路斯和平方面的必要作用，并且在许多其他方面的作用。难道我们要让同样的模式再重复一次吗？

我们也不要忘记联合国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中所能达到的成果。

我们也应该十分坚决地反对硬要把这里的会员国划分为“正派的”或“不正派的”、“极权的”、“民主的”等类别的恶毒傲慢的用心。我们不在乎对任何事物的学术讨论。可是联合国在宪章的基础上，并不区分“民主的”与“极权的”侵略，并不区分究竟是“正派”还是“不正派”的政权所犯的苦刑拷打与大规模侵

害人权的做法，因此在这儿作这样的区分，就是攻击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也是攻击联合国本身的宪章。

难道因为以色列自称是“中东的一个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国家”，我们就允许它的侵略、占领、兼并的行为继续下去吗？

所有的怨恨，紧张与爆发的情势，都是以色列继续拒绝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之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造成的。这一切都该由以色列的顽固政策负责。实际上，我们都深信，只要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当它承认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建立它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当它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在全面解决中东危机的各个阶段中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的时候，对每一个人来讲，情况在基本上是会变好的。

主席：在散会之前，我要宣布几内亚已经是载于第 A/L.768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